

如說是垃圾倉庫。我問垃圾中是否有一只電鍋。女的指指擺擺在進口鬱金香旁的電鍋，男的說：看看還能用，就將就留下來用。鍋蓋一跳一掀的：筍絲扣肉的氣味。我晃在萬頭蠕動的水泥蟲林，尋找一張兒時熟識的臉孔。我佇望大廈蜂巢樣的窗口：那張臉正專注著捏他手中的三角紅豆饅頭，——是他向母親偷學的，紅豆餡是母親的拿手。我買了一個竹製蒸籠回去，我向妻說二哥隱在某個不起眼的地方，做蒸籠學徒。冬夜，妻拿出蒸籠蒸冷凍水餃燒賣，作睡前點心，我在籠上溫小杯小杯長春酒。熬到春暖，我決定接受如是想像的真實：有個死心戀上二姐的客人，偷偷跟蹤到二姐的住處，幾個小時後獵人來敲門，叩叩叩叩叩，二哥拔起裸身下床應門，「不是我，」二姐嘶，「我在這裡呀！」開了門縫同時獵人正要踹破門的瞬間，二哥用閃電般冰冷的聲音說：不必，隨即大開門，直直走了出去，獵人排班跟在屁股後……

——《文學台灣》第一期，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微細的一線香

兒子的作文簿中，有篇標題「我的父親」，這麼寫道：「傍晚後，客廳黑暗暗，只燒神明的香，老是抽煙的爸爸坐在椅內，眼睛瞪大大，都不說話……。」妻是細膩多心思的女人，作文簿擺在容易順手翻讀處，大致也是她的用心罷。我只有苦笑；然而這樣父親影像的描繪，說不定已道出粗略的真實。一層不知始自什麼年代的鐵皮，想像中已銹蝕盡了吧，卻永遠盡責地死封著天窗；即使白天，似乎所有暗黝俱濃聚在窄迫高竄的屋宇間，趨近黃昏，便沿循泛斑白的栗色樑柱，一寸寸陰謀地逼下來。躲在過道盡頭窺視，或者放學回來將踏入門坎的剎那，一幅無聲的圖像——逐漸填塞逐漸形構的偌大深鬱氛圍，以及凸顯其中步入中年的成人蒼白緘默的形像，是怎樣襲入孩子的心靈。比同年齡孩童細瘦的身子，襯得頭惹眼的大，好像一直不懂得招呼人的禮貌，老縮在妻背後歪斜腦袋愣愣地瞧人。「怎麼辦呢？這樣，」僅祇在做愛後些微的溫馨中，平仰著身子的妻會如此囁囁自語著，「好暗——暗！怎麼

辦？這屋厝，孩子——」零散斷續如夢中的囁語；而我愧疚自責的心，自動且迅速地補足其中完整的意涵：「早日脫離這黝淡無當的宅第吧，爲了孩子——。」我隨即翻轉身，拼命貼緊妻；僅僅給予肉體交媾的眩樂，方足以遮掩我的羞慚。

如若妻那般似是驚了許久，出其不意抖高的呻吟聲；同時，我心輕舒著一種近乎憨笑般的嘆息：要棄捨這宅第，於是萬萬不能了。「破舊、陰濕，滿是鬼怪。伊娘的，攏是鬼！」即若以商業投資家自豪的二叔，叛子二叔怎樣在先祖的神桌前咀咒著一度呵護他的宅第；就於當時，我才初次殷切感悟：我是且必須是爲這古老屋厝固執焚燃的寂寞的一線香。然而，這樣的豪情，彷彿也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不知何時開始，妻習慣柔著腔愛謔地說：「啊，盪來盪去。盪來盪去。」原來廳堂樑木直懸下筐圍著雕花的六角長形燈，白日風大虛幌幌的讓人瞧著心慌；而妻的本意應是無奈且憐著像遊魂一樣穿梭廳房過道「啊！盪來盪去」的自罷。

我在心裡反辯（我是有十足理由的）：能多看就多看一眼吧，有一天……。那段駕著速霸陸巡迴賣舊書的時日，輒要擲下生意，近午前便蒼白著顏臉匆匆回來，必定等到手摸著黑樸樸一對門上古老叩環，一顆悸跳的心才踏實起來。對折的門一推開：綠苔青板石磚，灰白石臼，高峨的正門形前簷……妻愕然且輕笑道：「顛狂。真是顛狂。」後來，甚至丟下營生，趕著將車賣了，和著父祖遺留一筆小錢，閉戶自守。傍晚飯後，一個個無盡頭的長夜，一支支亮著微紅的線香；對座太師椅上，妻奶著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偶爾，閤眼吸吮著的嬰孩

本能地抽顫了，妻微俯頭額細細哼著兒歌般：「別怕，我守著呢。別——」香火微明的廳堂，古棕檀木無聲散放著逡巡般煦紅的幽芒。

「要緊的是：沈著、爽落。」妻是母親媒聘過來的，爲邀著我的首肯，母親一再賣力嘮叨道：「注意她的眼睛嘛？呵那樣眼神可以無畏風浪……要維持這屋厝豈是容易的麼？」幼時，最訝異母親是附近街衚人家唯一不與菜販討價的婦人；終其一生也從未疾言厲色的罷。那麼，妻是母親自蒼茫人海中挑出的嫡傳？光復後幾幾乎乎二十五個歲月，母親是實際擔當起現實逼迫的人，可異的是：僅祇一雙纖白的手竟維護這三落大厝的祖產。是的，（我在心裡默唸：）沈著與爽落；然而，這不是類乎男人的氣質麼？母親已確確地預言了後來的風浪；而讓我心驚的：妻也要不期然步入這宿命，某一日承負起這屋厝的重擔麼？我拼死命搖頭。爲何我的父祖一輩，在這屋厝生息的男人俱是被閹割得無聲無息？我汗顏地想起叛子二叔的話：

「這屋厝讓人頹廢。」

我冷冷回應著：

「墓是自掘的。頹廢——」

「吾聞著一股無形的惡毒的……」

「惡毒的是忘記祖先的人。」

「甬講啦！一樣，攏是廢人，廢人一個！」

其時，母親的肺癆已入膏肓，喉嚨裡兜轉著「哼」字，好一會才咳出蠶絲樣話語來：

「廢人麼？說的也是——呵我的廢人。」窪陷底烏深的眼眶靜靜滲著淚。

我心慌地暴跳起來，胡亂嘶喊著什麼將二叔逼至門坎去。妻忙擁扶連連呵著「我的廢人」的母親轉入後房。可恨的叛子二叔臨走的倉皇裡，還瞪一眼隱在幽深中的屋樑：

「怪，偏偏生這肺癆，攏是一款，惡毒的呃——。」

事後的死靜中，我僵立著以一種撫慰的眼光環視這偌大的廳堂。寢乎巨大的黑紫色供桌，銅爐背後一整列先祖的木碑。我戀戀盯著站駐最最邊側的那碑，似兀還發散著泊淡的木質氣息；一股突來的悲憤，胸口像要撕裂開來一般：

父親。哦，我的廢人父親。

母親一直到死俱念念不忘那次光榮的奮戰（始終，伊堅持說是「奮戰」）：呵父親挺直背驅，身著戎裝，炯亮的眼睛凝注著至遠的地方。母親溫靜地追述著，月芽樣笑彎了的眼睛：那是父親唯一英勇而慰人的圖像罷。空襲轟炸像流行的惡症般驟密起來，號啕似的警報一響，人們彷彿喪家犬般衝出門外掠過街術；懷著孕的母親篤定地闔上門，轉入廳堂默立。自遠逼近轟隆轟隆的機械聲，「咻——咻——」子彈嘯叭擊碎了古舊的磚瓦，先祖碑位齊齊幌動；母親抖顫著手扶正又扶正，心中默告（伊以一種憨笑，如是模擬著）：「待他回歸麼，呵請別生氣，待他沙場立功回歸麼，這屋厝會好好翻新的……。」直至一天，解除警報響過，母親習慣啓門候他人回來；門啓，赫然一隻凸顯著青筋的斷臂，血猶汨汨滲著染紅一大片門階

；母親當下慟哭起來，將嘔出心來一般。

光復那年，剛入冬時候，畢竟父親「奮戰」歸來了：出奇黝黑，像脫了水的乾薯樣在庭中立著，喪神般愣瞪著一雙雙迎迓底濕熱的眼瞳；突然踱開大步，躲避什麼似地排開人眾隱入廳堂，曲伏腰背陷坐太師椅內，死死捏抱起一旁走過的老花貓；眾人跟入來嚟默著，只有一陣「嗚咪——嗚」細微的嗚叫聲。

曾是文科畢業的父親後來被引入縣府稅捐處做著文書工作。呵任誰也不理人的模樣。初時人們以為是怕生般害羞，逐漸感悟一股幾乎仇恨般的敵意了。有日，突然弓著背痠擡起來，隨後啜縮臉頰，鼓聚著唾液，像槍彈似地張嘴襲人。如此自社會潰退下來，這僅是終戰後一年的事罷。其後一段長時期，古厝中到處是躺著漫步著、慵懶身子呵欠著的貓；母親只好將剛出生的乳貓偷偷送掉，父親察覺了總會虎虎地盯人半天。先祖保佑：後來漸將痊癒了，能平靜地面對母親，恰於其時，醺醉一樣地迷上了蒔花。

童稚以至少年，我於花幾乎懷著妒恨般的感情。先是，庭院甬道廂房簷下盆栽著各色花，蓬散著髮的父親整日鬆土澆水除草，呵護得寶貝一樣；而後某日，連夜瘋狂地摘掉，花屍掃聚成小丘，僅祇留下清冷白菊。季節換過，菊白遂喧囂起來了：那樣不讓旁人觸摸的白，綴滿了父親癱瘓樣的餘生。甚至那年冬天，寒流早來臨，破曉時分猶摸索著巡花；嚴寒透入筋骨，三十九歲的軀體竟似老者那樣不堪，迅即撒手了。

這樣以生命去擁抱白菊（事物）的熱誠，該是動人的罷。然而，在泛著大片菊白的葬禮

上，西服筆挺的二叔嘴角僵著一抹冷笑：

「伊娘的，攏是遺傳，」生什麼氣地踢翻腳邊一盆菊花。「鬼花！看後世出世啥物來作孽！」

入殮時，剛觸棺底，父親頭向左一偏，眼皮拉開了，露著屍白的瞳眶；有人嚎叫起來；母親緊緊捏抓我的手腕入棺，用我的中指無名指將竟似溫熱的眼臉撫闔。二叔旁觀著這一幕，瞅我好一會，嘟嘟著什麼離去。

那時尚祇讀著高一，無法體會二叔眼中的深意；僅僅父親頭滾向一邊凸顯白眼的圖像，閃電一般輒在後來的夢裡重現。我拼命告慰自己：那無非是一種皮膚鬆弛後的自然麼。慢慢地，我咀嚼著二叔的話：難道那不是殊異的個人命運麼？果真家族遺傳的血液啃蝕了父親的一生？我不得不想起祖父來。我遲遲不願提及祖父，因為先祖決不原宥祖父的：在他手裡，原本五落輝煌大厝，淪落為三進破敗古厝。我必須痛恨要由自己來反省如斯將恥辱帶入家族譜上的祖父的一生麼。

「瘞——毛血」腦海中恆留存著祖父這樣蒼老幽深的一喚，在高竄的屋宇間迴應著悶哼般沈鬱的反響。這是家族祭禮的序幕。滿溢的雞血自舊瓷碗口邊緣順掌心蜿蜒而下，在我眼前滴開一條血紅的路來。特地梳起古式髮髻的母親，於暗黑的庭階下駐候，趨近來，默默地接過彷彿被血腥滲透入質底的瓷碗。在這瞬間的凝止裡，母親恬靜的臉凝望著洞開的內裡，睜大而微潤的眼瞳反映著一絲燭火美麗的柔芒。我怯著在一對高跳的燭火旁佻身子，一身

藍袍紫帶的祖父，那樣奕奕監視著這一切的眼神。母親轉身離去的剎那，越過她微聳的肩頭，瞥見一種無言的冷冽的青光，在青板石鋪就暗晦的庭中浮遊。

「迎神！」「樂奏昭平之章！」四更時分，燭火灼灼的堂厝，彷彿詩歌鼓樂齊奏，鑼鋪鐘齊鳴……「行亞獻禮！」「樂奏秩平之章！」偌大闌靜裡，僅祇祖父逐漸粗啞的嗓音：

式禮莫愆，升堂再獻，響叶鼓鑼，誠孚疊獻，
肅肅雍雍，譽髦斯彥，禮陶樂淑，相觀而善。

「徵饌！」……「送神！」「樂奏德平之章！」破曉了的微明，鼠灰色襲上厝簷下祖父仰望的臉龐……。宛如孔廟九月末梢的釋奠儀節：祖父儼然大通兼主祭，而我忝為事事贊助的小官。

這是持續多年的家族二人祭。母親曾囁嚅問道：

「這必要麼？」

祖父皺起眉結：

「嗯。恐怕這世界——」

祖父中年時曾是孔廟以成樂社的司筆者：光復後某年，莫名辭離樂社，於自家堂厝經營起類如廟祭的規模了。

「不會太僭麼？」母親俯下眼臉。

「啥麼僭越？」祖父激動了，「先祖們值不上是麼？」

幼時，祖父在庭中教我習舞八佾。祖父多麼冀望多子多孫：那般祭儀須要多少執事與童生啊。

母親聲音更細了：

「鄰家有人知啦，說閒話。」

祖父不則聲，著力噴出一口煙。

「孩子伊二叔也說了，」後來，加厲地收購著簋簠尊爵等諸種祭器，屢屢要母親央求二叔的資助，「他說不再管。」

祖父臉色淡黯了，雙手癱靠椅把上，煙灰細細灑下來：

「世衰，哎——道日日微。啥人了解我的志氣！」

祖父晚年神志遂夾纏不清了。輒衝著人傾訴先祖中某幾位如何乘著紫雲昨夜在他夢中徘徊；柱著青龍紋身的家傳拐杖，許久凝望堂屋，若有所思地嘔歎，而後喜孜孜宣布他計劃修築怎樣更壯麗的王國。那就是「王國」這樣字眼激惱了二叔。其時，祖父長久堅持著至少須購一個龕，「沒有龕，何以接續那年代久遠的聲音？」祖父連三寫信斥責二叔的不肖：「汝既命定生乃王國之子孫，怎忍一日或忘汝之王國乎？」如此逼回來了二叔。

那是舊曆年終前幾日吧，廳堂只蘊著冰冷的空氣；二叔踱著步，鹿皮大衣領高高掀翻起。母親扶著危顫顫的祖父出來，洗得泛白的藍布褂對襟一排扣子散脫開，包著一層鬆薄皺皮的喉結在發黃底白色裡衣上疙瘩跳動，淒迷著雙眼瞧人。

「自那鬼死後，」二叔木立著，呆視祖父好一會，用勁地別開臉。「就——癱成這樣！

沒人答腔。祖父緩緩落坐。半晌，祖父睜大眼睛，半身前衝，一手緊抓椅把，一手垂落上頭輕顫著：

「死……誰死？」

「又來了，」二叔身子萎挫下來，「攏是裝假。多少年了，還這麼裝假。」

「說，」祖父提高腔，「有膽儘管說，甯這款縮頭的模樣。」

「誰縮——」二叔猛拉直身，激動得變了腔。母親想開口阻止，口張大愣在當中。二叔結巴起來，「敢講，來，來看誰縮——誰——誰整天哭著要酒？酒，沒鳥的才只會喝酒，癱成那樣！誰縮？敢講！誰——哭得那樣，笑死人——」

祖父身子陡地縮得好小，幾乎全陷入椅內，左臉頰肉一小陣抽動，右腿和著一陣亂抖。

「哭？」祖父茫然的眼神睽巡著我與母親，「啥麼時候——哭？」

「還不承認，什麼也不承認。酒鬼一個。只會買東買西，學孩子樣辦家家酒。人家知了，還以為——什麼時代啦，笑死人——」

「死……。」祖父抖得更厲害了。

「鬼！」二叔作勢朝祖父撲去；母親推我一把攔住。二叔咬牙喊道：

「讓他醒來——」

母親緊抓住二叔的臂膀。「讓他醒來，」二叔以低抑底幾至嗚咽的聲調，「嫂，讓他醒

來。」

這是初次，我聞著二叔呼母：嫂。母親轉過身去，雙手護住猶喪神地喃喃著「生」「死」字眼的祖父。

「沒用了，」母親淡淡地道。

二叔瞪大水亮眼睛，像什麼話驚住，漲紅了臉。

「異常的人。」母親平板聲道，「是的，只會玩家家酒的老人。同樣神經——那時，誰家白菊開得比我們好？都謝了，沒用了，謝了……。」

「我了解。但——」

「你了解？」母親昂起頭，「了解什麼？你過你的富裕生活，一年二年轉來一次，一下那輛車，東瞥一下，西瞥一下。你了解什麼？」

「我是爲——。攏講一句，不該順著他。什麼時代啦，不該——」

「難道我這樣還不夠盡心麼？三更半夜開門跛出去，特別月亮大的時日，專尋長著楊柳的河邊鑽，口口聲聲喚『祖』『祖』。什麼世界呵！得要我追著好言勸慰半日，說承祖就在這厝內某處，才肯回來。三更半夜，這樣事多了，我不盡心麼？」

二叔頹然將臉埋在雙掌間，自其中迸出低沉的嗓音：「我了解，我了解……」逐漸密集成一片模糊的嗡嗡聲。祖父迷茫中聽聞「承祖」，倏地一振，抖簌簌立起身，蠕顫前行。母親仿若視如無睹，控訴般扭著傷慟的嗓子：

「回家來，前後四處躡著，又不讓點燈，說是怕嚇跑了，這樣折磨，什麼世界呵——。」

聽過那呼喚的聲音麼？」

蠕行著的祖父，粗濁的喉音咕嚕著「ㄇ又ㄇ又」「ㄇ又ㄇ又」。母親幾乎啜泣了：

「三更半夜，被什麼咬噬著，吸吮魂魄的呻吟樣。我心裡抖著，不能出聲，就誤以爲我是——」

祖父擲開手杖，又哭又笑粗聲「ㄇ又」「ㄇ又」地朝二叔身上亂撲；二叔駭叫一聲，猛抽身奪門而出，鹿皮大衣下襠急驟幌動，兜個圈消失在門外冬日白花的陽光裡。祖父仆倒地上；母親受驚樣愣視著；我飛快奔過去：祖父兩手猶在空中撲抓，依然「ㄇ又」「ㄇ又」暗啞得幾近無聲。

那冬以至後來，祖父泰半昏睡著，醒時或者胡語，或者抓筆歪顫著寫下「天譴如斯之人」等等；偶爾微弱地用手比劃著要母親郵寄去，臨了還是揉縲在自己的掌心裡。那時，母親奔波著爲一家剛成立的人壽保險公司招攬業務；而我由著大學考試再度落第，征集令遲遲不肯下來，自然承起照撫祖父以至屋厝的責任了。

母親習慣處理了晨起後家務瑣屑，出門前朝正呵著稀飯的我投過來叮嚀的一瞥。當我提著籐製茶巢轉入未進院落，腳一觸及銜逝而去的紫灰色六角地磚，驀然竄升的寒慄裡，生動著一絲冒險般的竊喜。「別惹人厭，去——那邊是公公的。」記憶裡有兩幅圖像：母親蹲下身來殷殷呵勸著，我委屈且不依的眼神正固著母親潔坦的額頭；「那是你阿公的，」母親手織補桌巾，一直俯著的頭額橫顯三四道皺紋，「別過去。一定。那是伊——」母親虛愧愧地

笑起來，「唯一的。」如是不可思議，將二十年了，家厝仍有我未能親炙的陌生的國土。我半懸腳跟；橫過庭井時，不期然踩著蹺裂且滲出泥土的磚子，發出「嘩叭」的細碎聲。而後，在石榴花窗前際立，屏息著瞪眼窺望陰晦的內裡，鼓足氣輕輕一推：「噢呀——呀」花格窗門徐徐展開。

光線羞怯怯折入，對頭壁上，拳樣大小黑體草書彷彿透著清冷空氣嘶嘶舞轉過來；紙軸下延大段依著紫檀供桌，對駐的長頸白瓷花瓶夾凸一銹黑靜默的篆香爐。我右轉入側房，木刻高几上昏黃著一盞小燈，水雲色帳子自古粟筐床頂端森森垂落，「公，阿公——」回應的是方形紗帳內無法抵視的默冥。我掀開茶巢蓋子，輕手拏出錫茶壺，壺嘴飄昇絲絲鐵觀音的澀香，「早茶啦，公，」一面喃喃，一面躡腳離去。中堂乍亮多，大幅紙軸上竟斑斑著漏水漬痕，草書個個蹲踞下來恰似一窪一窪眼眶；我費神凝視，「更努力認吧，今天，」心中一再寥寥，「既是篆香薰供著的必然書寫著某種究極的真實。」雖然，及今仍祇重複著辨識出那麼幾個斷裂的字眼。

轉入左側書房，磨人的黝黑與霉澀，摸索亮了紅龕燈，一頭寫意的牛閒閒落著畫布軸上，微紅的光泛開一壁無垠的曠野。幾根粗木條胡亂封掩著後窗，盤錯處隱著小小的紫幽洞窟；書桌一片墨黃斑駁，紅光細細洒過，像極沃土上生就枯碎黃花，紫石硯靜靜依著花片頂梢，油盞幾處剝落了銅漆，迫近來，噤默如收割後稻草人樣的守護者。依牆四個棕色書櫥，約一個半人高，占了其餘二壁，三層長形斗櫃，上頭隨圓玻璃窗齊繪著人物，古式衣冠，微簽身揖讓著。我拿把磁鼓椅子，小心立腳上去，圓洞周匝細緻著冰冷的草花；對禁的櫥門一拉開，兜來厚密樸澀味，紅光淡紅了板櫥壁，疊上線裝書重重暗褐的陰影：

潛夫論

明代名臣言行錄

歷代史論

大清會典

國策評林

湖海評傳

鹽鐵論

簷曝雜記

古今文致

秋江集

劍南詩鈔

漁洋古詩選

國朝詞綜二集

顏氏家訓

每一書名俱是陌生；目光落著「顏氏家訓」，高興得如在溺失中攫著了水草。我急切翻尋那些曾經讀過的片段，「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字傍打著紅圈，筆墨透入紙背，「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十七……教其學鮮卑語及彈琵琶……以此伏事公卿……』吾時俯而不答……。」一頁頁，攤開來血樣的微腥。我興奮地搬下一堆堆，草草覽閱著，很快疲累下來：難以融身進去的世界，這豈僅是構句法的無法親和？我想起中學六年國文教育，填充選擇默寫填充，莫名的輪迴。我不禁微笑起來，輕輕吁了一口氣：紫石硯上騰起灰塵，上揚，無聲地動作；慢慢慢慢，下降，定寂。

源流不絕的市廛嘈聲，曲折入來成爲隱微的「哄哄」：像凝神細聽雲霧迸裂的那刻，自身感受一種奇譎的寧謐。我輕撫書頁，手指無意識地摹著字傍紅圈：一列工整的圓，下方隨著一例缺了口的小小扁圓。我在心中揣測，究是先祖中何人的手澤？我想該有一本家族譜罷，記載先祖在世行走的遺蹟；彼時，當無如此市廛嘈雜，然則一個人憑著油盞圈點古書，迴繞於其心頭的是怎樣的聲音呢？我蹲下身子，打開斗櫃：胖胖瘦瘦擠在一起的毛筆，廢棄的墨硯，發黃底紙張，脫了線的書頁；我隨手翻攪著，「瑣碎的，」心中默默嘀咕，「靜物的墨硯，人生。」拉開最下層斗櫃：散亂著一卷卷紙軸；中間後緣有件折疊整齊的和服衣料，

抖開，一輪夕陽紅在金黃質地上迸跳出來；一雙木屐，雕著圓臉娃娃；下頭壓著一個柚黑木匾，內面密麻著文字。我拏起匾子，懶懶地就著紅龕燈：

臺灣公益會旨趣書（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統治之極致在於文化向上，民生安定而已。故本年誠惶誠恐我東宮殿下鶴駕南巡之際，四月廿六日下賜田總督閣下之令旨，亦蒙殷殷致意及此。島內官民奉誦之餘，莫不感泣淚零。……茲糾合同志除宏揚臺灣公益會外，更擬切磋研鑽，以圖上下意志之疏通，披瀝忠誠，除去民間疾苦。互相融合協立，以助長內（日）台人差別之撤廢……日本帝國統治幸甚，台灣統治幸甚。……

「叩叩——叩」，彷彿木杖磕擊著腳凳的晌聲。我吃力地讀著；隔一層毛濛濛玻璃，眼睛使勁得幾乎發昏。「叩」，我皺起眉頭；「撲——」是物體墜落的聲音。我抓著木匾，奔出書房，轉入右側：「公，」祖父跌坐長腳凳上，痛苦地閉著眼睛，抖著木杖亂點，掙扎著起身。「我來，公，」瓷枕斜落帳外，繪著亭閣樓榭的一面朝著上頭。「躺下吧，公，」祖父緩緩睜開眼睛；而後，受驚樣瞪大；「不舒服麼，公？」祖父扭皺著蠟黃的臉，喉嚨哽噎起來，驀地咄啐一聲，豁出身狠命將木杖擲來。我蒼白著臉怔住，木匾跌落下，「吭噹——」記玻璃的碎聲。

母親回來時，祖父還啾啾著，雙手扯緊帳紗，頭埋在裡邊廝磨。母親默默收拾了破碎，而後在床傍竹椅中靜靜坐著。直到夜深，祖父才平靜下來。我在外頭花格窗邊迎著，用眼神志志地詢問母親；母親淡淡笑了笑，出奇底緘默著。

我許久不再進入書房。母親依然奔波著。我在腦海中翻滾著那些詞句，終究無法了悟，猶如祖父張牙舞爪的容顏。對於自身生長的斯土斯地，歷史課程只浮面地讓學生認識了被殖民的事實；至於殖民的實質過程，卻是懵懂無知。想當然爾，先人必然流過無數血淚；然而，如斯苦痛，除了壓足空洞的幻想，何能透澈血淚中的蘊含？我逐漸習慣逗留外頭，一壁惦著祖父，惶惶地四處踴躍著；一顆正值反抗年紀的心靈，太多無法了解的事物，是不能忍受的事實。而後，幾乎欣悅地入伍了；假日在電影院冷飲店磨掉，逃避似地淡忘了屋厝。

後來，軍旅生活逐漸緊張，徒行軍的次數陡然加驟起來。暮晚時分，走在鄉野路上，夜色自竹圍著的三串院瓦厝中襲掩過來。某日夜晚，舔息在小村落雜貨店傍；一個穿著花襯衫的年輕男子嘍嘍道：「勝雄伊家蓋二層樓啦！」有個老人踞跨板凳上，唾一口檳榔液，嘴角歪起來。「連放三串鞭炮，聽說把舊氣穢氣都除啦，」花衫男子握緊拳頭，捶了磚牆一下，「老爸，免怨嘆，有一日看我們起個三四層哩！」老人沒有答腔，怔怔瞪著沈沈夜色。我心頭倏地抽痛起來，一陣冰麻掠過全身。

假日，我開始在舊書店流連，用微薄的薪餉購讀著文獻書籍。軍伍頻頻轉換駐地；由著文獻，我得以迫近鄉土的真實：熟悉先人的來源與滄桑，而後以撫愛的眼神正視鄉土的現實

。我學習著判斷歷史的得失；然而，我無法肯定某些事件真確的意涵。我時時於內心反芻著「公益會旨趣書」中的詞句：原來那只是一種在每個世代中俱可瞥見的卑微苟存的人性；還是在其鄙憎的面目下，有更崇高的企圖？

那年年假，除夕傍晚重回古厝，迫不及待地轉入書房，面對著最下層斗櫃，幾乎懷著畏懼般猶疑起來。我將紙軸一卷卷捻開：「大和頌」「送尾崎一郎東歸詩」「和上田總督詩」。紅龕燈顯得格外昏暗，我不由得盯著那個飛舞的「頌」字怔忡起來。母親侍過祖父夜飯，轉入來，「去，吃飯，」母親愣了一下，過來逕自捲起紙軸，「暗了些麼？」母親俯著臉淺淺笑著，散亂的鬢白在淡黯中異常地凸顯。

我一古腦將疑惑詢之母親。我已長大足以負荷家族的愴痛。「噢？」母親點起細長的守歲的線香；一小股冷風自門窗隙縫掠入，母親縮起肩頭：

「來，你照顧這線香，要續著下去！」母親自嘲道，「我挨不久就累了，得去躺著。」

我幽幽底：

「這屋厝原來是什麼樣子？」

「怎麼問這個，嗯？」——母親笑道，「剛嫁過來，呵都弄不清楚這屋那屋；後來，懷著你才累人呢！從前頭到後進，像過五關一樣辛苦。」停了一會，母親道，「不過，也沒多久的事——。賣了後頭，說是開工廠。」

「呃？」我訝異著。

「是的，工廠，在郊外，光復後花費將近一年才建好。那時候，罕見的工廠哪……。工廠出產罐頭，每個月趕著大批大批運到唐山大陸去！」

我著實無法摹想在滿目倉夷的土地上趕著興建新工廠的祖父的形像。我一下子迷亂起來，腦海中僅僅閃過祖父扭皺容顏、那樣奮力的一擲。

光復後第三年春天，呵全省暴亂起來。母親靜靜述著，一面細細檢視著一大把剛購回的線香。三月上旬某日，十來個人持著棍棒，闖入工廠，嘯叫著逼近廠房。祖父衝出來喝問：「幹啥？」工人湧出來觀望。

領頭的那人裸赤胳膊，嘶嚷著：

「打豬仔！」持棍棒的人蠢動起來；有人猛擲石塊，咣啷一聲擊碎玻璃。

呵祖父呆了。母親輕手拎出一柱斷折了的線香，細細笑將起來。

「我是臺灣人——」祖父聲嘶著。

眾人愣住。祖父呲著牙惡狠狠底：

「中國人！」

持棍棒的人目瞪口呆，呵眾人惶惶起來。母親皺著一抹笑紋，空茫的眼神落著供桌；無聲掠入一小陣風，線香陡地熾紅起來。

有一道乾癟的聲音，自旁觀者中冷冷地透來：

「昨天是日本人，今天臺灣人，」聲音激昂起來，沙啞啞底，「究竟是什麼人？」

「對！到底是什麼人？」領頭者理直起來；底下的人揮舞棍棒和著：

「到底什麼人？」

祖父蒼白著臉，什麼東西堵緊胸口，抖著咳氣。

「什麼人？」仍是那道冷而堅直的聲音，「現實的人！」

眾人沸騰起來，潮水一樣衝入房舍。祖父獨自顫著腔喃喃著：中國人，中國人……。

祖父自此沈淪了。母親閤起眼，臉上滿是倦怠的顏色。好一陣子，工廠癱瘓下來；其後，勉強維持著。後二年，唐山淪陷，銷路斷絕，祖父無心另圖發展，工廠草草結束了。

「是不是就在那時，」我突然問道，「阿公離開孔廟以成樂社？」

母親不置是否，嗒然凝望燃著的線香，聲音恍恍惚惚底：

「我去睡了。好好看著線香——。」

一夜無眠：線香未盡，我已燃起另支新的線香。對於淪喪者，果真時間會給予嚴厲的裁判麼？我思想著父親及至祖父生長的那個時代；再往上溯，便是撲朔莫名。僅祇這屋厝，一切彷彿浸漬著時間的痕跡。我在廳堂甬道庭院間徘徊：一定有一個充滿感情的、生動的記憶，俱細不遺地保存了下來，在這黝暗底默冥。

母親希望我重新準備考讀大學；然而，退役後的日子，我發願似地勤讀著古書，將讀過的書拏出來擺上供桌的邊角。有張註明著「漢代石刻」的圖片：纏絡著漫滋開來的枝葉，恰暗示了人物心靈情狀的糾結。我時常蠱惑底凝眸著那些人像，他們臂腰折轉之間生動著怎

樣的生活的訊息。我復想及明清的庭園構築；先祖所建立的世代生活環境，如何暗示著他們內心的憧憬？

我仍照顧著祖父，在暗黝靜謐的氛圍裡，細聽祖父微弱的聲音。母親逐漸衰弱，間續著明顯的咳氣聲。漸漸地，有一種突然襲來的心悸，書頁行間不時浮現著逼人的現實。

那年秋天，九月末梢剛過，我讀著一張市政府公函：都市建設局擬闢一條十米觀光大道，由車站直貫達孔廟。我心跳起來，古厝在拆除之列；我彷彿預見一隻大鐵手擊碎了古厝的屋脊，而後堆土機嚙嚙地開進來……。

二叔獲知消息，匆匆趕來，在廳堂中呵責著：

「早不賣掉，伊娘的！」二叔恨恨底：「像後頭人家買去，建了合作大樓，現在擴建成了飯店，多興盛呀！」

母親沈默著，將手上的格子紙遞過來，看我著筆書寫致市府的陳情書。

「別呆，」二叔陰陰地笑著，「如果答應賣掉這鬼厝，我倒可以運用一下我的影響力！」。

「永不。」我苦苦斟酌著字句；母親在一傍喃喃地道，「永不……。」

祖父病情加劇起來。夜晚母親疲憊地睡去，我獨自守著祖父。紗帳內不時傳來令人聳然聾的呻吟聲。冬盡春來時候，都市建設局發布聲明：計劃不切實際，當另擬議。祖父永遠閉眼了，他熬過了生命中的最後一場風暴。

我不再準備考讀大學。母親訝異地追問原因，我艱澀地解釋：對同一制度下的學校教育，我感覺一種缺乏信心的冰冷；而況，我不忍她如此操勞。母親笑說，習慣了，並不以為苦。然而，我堅持，我終究要負起維持這屋厝的責任。

終於，在一家印刷所找到工作；初時是學徒，既而成為檢字工人。感謝曾讀古書所得的知識，恰夠讓我在一排排灰黑的鉛字架間，迅速找著罕見的字體。印刷所泰半承製文件表格，那是一種需要量很大的東西；始終忙碌著；而後看著親手檢出來的字體，靜靜躺在一式的紙樣一式的格子內，心中老是泛起某種奇異的感覺。

某個星期天，二叔意外地來了，母親不在，我冷冷地招呼著。二叔直捷說明來意，他新建的工廠需要一個可靠的管理人才。我淡淡地回應：我的工作，適足以自足。「那有啥麼出息？」不知何時二叔禿起頭來，娃娃般朝中央凹進去一小片光澤；我看著笑了。

母親回來，篤定地說她已知曉這事；二叔已來過幾次，足以表示他於這事的真誠。「別記恨他的不是，」母親平靜地說；因為，二叔有個陰暗的童年。祖父不睬理他：他出生，同時我那從未謀面的祖母難產死亡。二叔小時瘦小得很；唯一撩人注意的是，他不時打破一些瓶瓶罐罐，刺得滿手是血。後來加烈起來：吃飯時故意將瓷碗掉落，一桌人瞪著他，他痴痴笑著。十五歲那年，打破廳堂中一尊景德花瓶，祖父氣顛了，一陣亂棍打跑了二叔。斷續有二叔的消息，說是隨船出洋了。祖父狠著心腸不聞不問。而後又謠傳，二叔成了旗子洲順源棧行郊陳家的大學徒。光復後，正是祖父工廠結束的慘淡日子，二叔回來了，在廳堂中揚眉

吐氣，大聲吆喝著：其時，他是一家紡織廠的老闆——。我避開母親溫柔底祈求著的眼神，心中哽著什麼；我定定地瞅著廳堂外四處恣肆著的陽光，我想，我可以了悟如此傳奇背後的血汗。「別記恨。」母親說，「何況，他願意回來，這屋厝的門永遠得開著的。」

下個星期天，二叔邀請母親和我去參觀新建的綠藻廠。轎車上，母親低著聲問：

「綠藻？是什麼哪？」

「綠藻呀，」二叔比手底，「是伊日本人發明的呢！近來伊們流行得很，早晨飯後服幾粒，或者夾在麵包裡，可以長命百歲哩！」

二叔殷勤地領我們在蓄養池間轉來轉去，一壁說明著。母親靜靜微笑著。回來時車上，二叔兀奮地問我們覺得工廠如何；母親羞澀底：

「跟以前罐頭工廠大不一樣哪……。」二叔嘿嘿地笑起來。

其後不久，必竟成爲工廠的總管理員了；穿起灰色工作服，來回巡著，近乎狩視的一種職責。每到一處，管理員的督促聲便大了起來，女工們轉頭來瞥一眼，然後淡漠地別過頭去。我漸漸喜歡在廠房的角落呆立，怔怔看著：裊裊滾動的機器，木偶一般習慣動作著的工人……。

我察覺那是一個死靜的小圈子的社會。舊曆年前，有個工人奇想著要工廠均分紅利，趁二叔到工廠視察的時日，附和的人零零落落來到二叔華麗的桌前：

「我們辛苦——勞力，說來也是應該！」

「公司沒這條例，」二叔咬著煙斗，「當初進來你們就知道。」

四、五個人一陣子搓著手，摸著臉腮；終於迸出一句話：「可以改啊！」

「談何容易？」二叔聲音冷硬起來。

幾個人面面相覷著；而後默默離去。

我私自在心中構圖他們的生活：他們工作的意義，僅僅在於薪金的報酬；對於籠罩其身的整個經濟活動，既沒有參與的熱誠也毫無自衛的能力。他們處在一種生存情況的下限：生活僅爲著維持生存。如此長久積累下來，個人自身的挫折感無形中抑壓了一個原本可能活潑生動的生命；甚至當爲自己的生活、自身生命的未來請益之時，如他們身著的工作服的顏色一般，僅僅是暗淡且零落的烏合之眾了。

當晚，二叔慣例宴請年輕技師「田中君」；出奇底要我作陪，順便向他報告「管理」的心得。在一家叫「永井」的料理店，一入門，一個低沈的女聲輕輕唱：「何日君再來」：一例穿著花飾和服的女侍穿梭著，出其不意在身傍盪開一大片櫻花。

「還記得厝裡的和服和木屐麼？」我夾起一塊生魚片，「我常常想著，像我們這樣的人穿著和服，腳踏木屐，會是什麼樣子？」

二叔呆了一會；平靜地道：

「別提及他。我不願再想及。那是祖先的羞辱。」

「哦？」辣末的辛辣衝至鼻腔，麻上頭皮。「是不是每個人心中一定會記掛著先祖的存

在？」

「你以為——」二叔呷一口清酒，睨我好一會；然後歪著嘴角，「還有一套官服，你知道嗎？嗯？——配著響噹噹的配劍，」二叔邪邪底笑著，「在廳堂庭院練著步子，一聲吆喝著『一卍』『了』『公尤』……。你知道嗎？哼？」

我臉熱起來。田中君叨著煙詫異地看著二叔，二叔偏過頭去殷勤底嘖咕一番。

「別提這些。你知道啥麼？我不屑——」二叔猛呷一口酒。

「也差不多，可不必那樣不屑，」我反抗道，「同是殖民治下的遺魂！」

「說啥？」

「我說，」我冷笑道，「我們都是殖民治下的遺魂。」

「亂說啥？」二叔用力放下酒杯。

音樂轉換另一曲：「思念的銀座生活」……。

「你不認為你的工廠遺留著殖民的痕跡麼？原料、零件購自對方；重要技術師供自對方；技術祕密保留著；產品銷至對方。你不認為殖民的影響還固留在你身上麼？」

「這有啥奇怪？政府抽稅，我們養活了多少勞工！」

「是的，政府抽稅，經濟繁榮了，人們吃得白白胖胖；」歌曲的節奏逐漸加速，田中君在桌緣打起拍子，和唱著。我激動起來，「殖民的性格就是這樣：餵飽你自己的肚囊錢囊，

一切按照規矩來，從不會站前一步，主動為人設想！」

「啥麼道理？」二叔氣呼呼底，「政府要勞保，勞保做了；限制女工童工，施行了；注意勞工工作環境，改善了！伊娘的，你，你——」

「什麼都做了麼？」田中瞧著笑著，手上拍子驟快起來。「被動的消極的現實主義者！什麼都做了麼？——」

「你到底反對啥麼？」二叔狠著聲腔。

「怎能期望你們眼睛睜大，眼光放遠。不該這樣期望麼？算了。就說小事，小事——你怎樣款待日本人，怎樣對待中國人？」

二叔斜一眼田中；田中君眯眯眼睛，兀自笑著敲打著。二叔低下聲道：

「原來是淺薄的民族主義的感情，伊娘的，嘿，」二叔冷嘲道，「想不到還會生個這般強烈的民族感情者。可惜，感情超過任何理性，只會妨害進步，陷自己於貧困敗退之途！」

「不，根本的原因在於一切沒有自民族主義出發。殖民時期的挫折與冷漠，只有經由民族主義熾熱起來。民族感情會使人民自動自發來開發自己的經濟，自己的社會。像現在，經濟開發了，物質享受普遍提高了，你的感情呢？對民族的感情？」

「我了解你，」二叔頻頻點頭；田中君捉狹地跟著頓首。「我了解你……出世什麼地方就有什麼傳統！我是逃避開了的人。我求的是一個豐足的世界。你固守著你傳統，自己築道障壁，天生命定是失敗主義者。」

「失敗者？」田中君朝我嘻笑著。我長嘆一口氣，「我想，我們同是被征服者，被一個

看不見的、急切滾動前進的經濟大輪。」

「你別憂天，」二叔呷口酒，側身咧牙與田中嘻笑著。「慢慢來。伊娘的，我們還有社會良心哩！」

女侍呵著腰殷勤地倒酒上菜，田中君荒腔底大聲唱將起來：「阿里山的姑娘——」姑娘媚娘一拋，笑嘻嘻地扭身離去。二叔接連呷著酒；偶爾，沈默底瞪著杯底。我擎筷子狠狠戳著一塊生魚片——然而，有任何一個社會的改革，完全由於自發的社會良心麼？當所有的不平被壓抑，被委蛇於無跡；或者貼切地說，沈默已成爲習慣的奴性時，用什麼來牽引那若隱若現的良心？

我漸漸對作爲一個管理員的職責厭怠起來。如今，已見不到純然暴力式的管理者；規定的工作量是一道比暴力更具效果的頭箍。一個工人達不到規定的工作量，管理者只是平板的甚至善意的警告他。在一種人爲的律則下，他們是同命的傀儡。當然（我不會忘記），他們具有自由選擇的權力；但仍待有個足備供選擇的客觀現實罷。環境的色調無形中貼入人的心靈；我願意是個如此底樂觀論者：只要有一個適於個人的環境，即足以成就一個健全的生命——。

我很疲倦：對於一個站駐角落的旁觀者，最大的痛苦即是不時心虛底感到所思想的只是一種踏空的論點，與現實無關。

我十分戀著古厝，在思念中感覺一種奇異的暖馨。

母親積極地爲我進行著媒娉的事：是一位樸實人家的女兒。我已不再多想；我畏怯自己曖昧的空想的性格。第一次見面時，我心慌地避著女孩那樣澄澈的眼神。婚禮冷清清的，廳堂中不時聽到母親重重的咳氣聲。

隔年，妻產下一男嬰：那是母親最後的慰安。

運河傍，櫛比著一片墓棺，在太陽光下閃射著水泥汀無言的慘白。如今，母親就在這兒。黃昏時候，總有出航的船舶駛過。「它們航向美麗未知的海，」但，母親會這麼笑著續說，「然後回來。」運河對過，荒草與田畦更遞的原野，暮色一路昏濛過去，盡頭是屋宇連天，灰褐一片微小起伏。我爬上棺槨上頭，踮腳張望：自其中，母親如何辨認我們的屋厝？

喪假無止期地延續下去，我不再赴職工廠。二叔自此消失，從未再於我眼瞳所能反映的世界出現。血緣的親密是永世不能隔絕的麼？「是的！」母親必定如此回答，「我相信，永——。」廳堂一直留存著昔日苦讀古書的痕跡，線裝書一小丘一小丘堆在供桌上，有幾本書頁攤開來。我逐漸習慣在廳堂內久坐，無意識底等待著：夜色罩下，恍惚，線香的微光將書頁上文字匯成一道道冷炙的紅流；心頭因由著溫熱起來，蠢動著一種無助的、恰足以慰人的淒清。——血緣的親密是永世不能隔絕的麼？

我悄悄擺起地攤來。清晨，將一捆捆古書在孔廟緒紅色外牆邊羅列開來。總有幾位散步的老人過來寒暄，斷續微弱的聲音屢被前頭振耳的車聲截斷。午后四時，一群群學生路過，

像撞見稀有的事體般停下來吱喳著；偶爾有人彎下腰來，一邊翻閱一邊驚詫地吐著舌、扮著鬼臉。大半時候，我無聊底盯著斜對過「東大成坊」的門樓，以及出入其下嘆來嘆去的機車。

我無聲無息地將地攤移至赤嵌樓傍的一角。那兒充溢著市廛的繁囂，人們來來去去，一輛輛大型遊覽車間輟底開來。書攤前流連的人多了起來，嘖嘖讚嘆著，口中發聲著殊異的語言。直到一天，一個西服鮮亮胸掛小牌子的長髮青年走過來道：「岸介先生要整批購下你的書，」背後跟著的中年人領首著。我驚愕得無以作答。

我匆匆頂下一輛二手的速霸陸車。妻那樣搖頭笑道：「顛狂。真是顛狂……。」清晨，我早早下鄉；我相信必然還存活著隱逸的耕讀者。婦人零落地出來觀望，一張張失望的臉龐；有個戴斗笠手攜鐮刀的年輕女子好心底：「何不賣些針、線、花布呢？」在某個小鎮，一個中年婦人朝旁觀的人嚷道：「噢，我家以前也有這種書，孩子伊爸爸當廢紙賣啦！」我心惶惶起來，在郊野路上急急駛著。我趕著回去：遲一步，古厝會在都市中消失……。

我蟄伏著，似在等候什麼。妻委婉地建議，在保險業愈來愈隆盛時日，她可以繼母親成為出色的保險推銷者。我再不願妻臨近那樣的事業；金錢的補償或重建能取代喪失的事物麼？然則，妻說，「我們要儲錢，要讓兒子受最好的教育。」

妻心中有張關於未來的藍圖，她期望兒子長大是一個建築師。但，我想，首先展開在他前面的，是必要青光著頭顱苦讀教科書的漫長的六年……。我無法詳述我希望作爲一個人的

理想人生與人世；但我期望兒子作一位睿智的改革者的一生。

我振作起來，在外頭兜轉著尋覓工作。某日夜晚，在市中心的騎樓下走著，突然被書攤上掛著歪歪斜斜的地圖吸引住。我呆駐著，無意識地用手捻翻著綠色的封套：當然這些地圖是將傳之後世了，而古厝、我的古厝如何在地圖中定位？有一縷歌聲，自木架上小電視機傳來：

我們隔著迢遙的山河

俱盼望著……

……

騎樓外喧嚷著市聲。電視機前，穿藍布褂的老人打盹著。歌聲複沓起來：

我們隔著迢遙的山河

俱盼望著……

一陣酸熱襲上眼眶，剎那間我激動得不能自己。我牢記著那首歌。而後，行走在街上，

或在廳堂獨坐時，一種情緒聳動著，不知不覺哼唱著那首歌。

後來，終於找著了工作。我趕著回去告訴妻。那是暮晚時分，妻已燃起線香，孩子一邊作著功課一邊口中咿呀著。「是昔時的檢字工作，我特意找回的，」妻聽著笑了。「我喜歡那工作！」孩子咿呀聲大了起來。妻柔聲笑道：「來，啥麼歌，唱給媽聽。」孩子靦腆底在妻懷裡鑽著好一會，而後假著妻唱起來：

我們隔著迢——遙——的——山河
俱盼望……

變了調的嗓音裡，有一種執拗的清純。

——《前衛叢刊》第一輯，一九七八年五月

牡丹秋

序 詩

有人自麥粟叢中頓首而歌
掀開去夏的沾襟，窺視
你的酣睡是匆匆到來的星圖
子夜之時，我守候一如震顛的茉莉
環繞你建築一道馨香
星崩如城傾，捏塑
我的雙睛貼切而成你胸前的新月
睜開你的眼睫，又是
靜止乍裂的時刻
嘩嘩的流聲里埋藏著你游絲般
直至，嚇人的狼嗥迤邐而去的
終結。